駢體文鈔

駢體文鈔卷十六

陳謝類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

迫切之情出以微婉嗚咽之響流爲言情之善者也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使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其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

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
期逃秦之燕藉荆軻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
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
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
蘇秦不信于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
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
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
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
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
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
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
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移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親其讐而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

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

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劒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中山靖王聞樂對

臣聞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蚊虻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

羣居黨讌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曹子建求自試表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于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

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
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
慙元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
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
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
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
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為國
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于輕繳淵魚未懸于釣
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
言不以賊遺于君父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
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
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
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于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在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于事

死無損于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
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
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劒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
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元塞伏
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
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時立功于聖世每覽史籍
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
功銘著于景鐘名稱垂于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
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
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
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
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
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

免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
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搏而企
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
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
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
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
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
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爲朝士所笑
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
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於萬

物可謂宏廣矣盖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

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

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曹子建陳審舉表

若斷若續似無倫次而意理自密哀憤塞胷有不暇擇

言者矣其沈痾殆不滅于政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元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

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發神機以纘統冀闡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鼲鼬讙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

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

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
南之輔求不必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
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
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
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
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
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
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
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
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
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
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
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

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

曹子建上責躬詩表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惟聖恩難以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

者來無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
轂靜處西館未奉闕庭踴躍之懷瞻望反側不勝犬馬戀
主之情謹拜表并獻詩二首詞旨淺末不足採覽貴露下
情冒言以聞

羊叔子讓開府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
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強進
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言德未爲
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
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
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
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
至願復守先入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

若此甚闕古人卬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輕小叨祿所蒙忝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于版築之下有隱才于屠釣之閒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熹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允莅政忠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

之志不可以奪

李令伯陳情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歴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微賤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版詔書

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出身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邱園耿介之秀皋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横爲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蕞爾之生尚不足恡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數日經聖

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地蹐天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撿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元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于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

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戚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于朝無援于時根植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于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于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欵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榮祿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

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侮是以悾悾屢陳丹欵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殷仲文解尚書表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于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于臣實非所敢喻昔桓元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于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具淪假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

匡復社稷大宏善貸佇一戮于微命申三驅于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維于將皐與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僶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憲章與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

鮑明遠侍郎報滿辭閤疏

臣言臣所居職限滿今便收迹金閨雲路從茲自遠鮪經沈藏方絕光景祇戀遲迴結涕濡泗臣嚚杌窮賤情嗜晦昧身弱涓徵地幽井谷本應守業墾畛剿芍牧雞圂豕以給征賦而幼性猖狂因頑慕勇釋擔受書廢耕學文畫虎既敗學步無成反拙歸跋還陋燕雀日晏途遠塊然自喪加以無良根孤伎薄既同馮衍貧困之累復抱相如消渴之疾志逐運離事與衰合束馬埋輪絕游息世宿福餘慶

爰擢聖明照蒸霜霰莩甲雲露得從下走叨迹人行操勒負鞲班榮匪隸於懇訓犯衷有弗及奉此而歸足以沒齒雖摩肌髮無報天德更冀營魂還能結草不勝感戀之情謹詣闕拜疏奉辭以聞

王仲寶讓解僕射表

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邈恩幸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尊仗威武有偶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宏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馳仰酬萬一豈容稍存形飾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于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勗識不副意兼竊兩任彼此俱塵尊情本官

庶幾勞蹟且前代輩遜未必俱在代來何爲于今非臣不
可傾心奉國願復退讓之與頂同休戚寧俟位任爲親陛
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于殊眷頻冒嚴威分甘尤戾

王元長求自試表

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唯動植
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私恩
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纓劒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蒙榮
邑里然無懃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
慷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瀟柳先秋
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
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夫君道含宏臣術
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慕前修敢蹈
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

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願陛下裁覽

謝元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西東或以歔唏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舍耒場圃奉筆兎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

將履或存祉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
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
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
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
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識
量己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
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
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
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
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

奉武圖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帝容復徽榮於家恥晏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贖朝經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須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宏議酌己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任彥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思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貢書燕魏空彈鋏渠躡屩齊楚徒知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譏拔興謗赭衣爲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爲民知井臼之適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髮嬌枯此焉自足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數等離心功慚同德泥首在顙輿棺未毀絲構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遷器大名一朝總集顧已反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閈白水列宅舊豐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

晉道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遠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徇目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宗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盜竊之談華貂深不足之嘆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祀己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祖元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

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慊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任彥昇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

臣蓁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宏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

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爲屈理且先臣以大宗絕
緒命臣出繼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
隕若使貪高延陵之風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
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不
任丹懇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
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
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
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
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
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

凝巖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跡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啟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

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游雒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江文通爲蕭太傅謝追贈父祖表

臣公言即日兼謁者僕射姓名奉宣詔書贈臣亡祖某太常卿亡父某爲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寵燀泉扃恩

凝松石淬澡鏡心識光慟慮臣行阻祇元躬早荼棘如創之痛昊日不追終身之恤霜露爾感雖悲曾輿喬木之敬寶抱仲路華轂之哀自謬耤珪金空貽組紱爵侈于公族盈于私何嘗不靜欲其結默慕交深不悟詹孝動天昭性曠古惠被遠紀澤濆慶世丹情靡諒峻冊愈凝大榮集身向驚畀施況寵洽山柏特振殊造銘骨懸命猶不勝謝不任鯁泗荷珮之誠

江文通爲蕭公謝開府辟召表

臣公言近被詔旨賜令臣府自辟僚賢寓竊聞治以才爲貿敎以人爲貴激風揚對實資山東之英凝華重毅艮在關西之彥近以闡燿世經發麗朝序而州策郡聘茲禮尚埤台召鉉辟斯文亟暌豈非盛美雛嗣故曠寂先芬者哉臣謬贊國機職宜水鑒未能澄形熔藝薦品任官既乖覆業

彌感深寄仰屬皇心遙覃察政洞俗宏此懿典崇臣遠寵輒仰睿恩謹宣嚴綮庶幽居之士蘿薜可卷奇武異文無絕於古

江文通爲蕭公三讓揚州表

許翁詩旨飾讓於有貌而無神其雕藻異綵固自文通獨擅

臣某言臣再辭非謙匪蘊詹飾實以爵高中世歷古所難寵冠上台縣代誰易詳圖辨箴如鏡如水檢崖覽志匪雕匪支魂祈夢請駐心掛氣陛下猶降以璽書之榮被以丹碧之采頓然變容一慮九逝臣以爲寒暑繇乎平分晦明驗乎天道咎譽起於微薄得吝生於小疵故金衡旣陳錯髮之異必懸銅墨咸設分撮之殊已傾聖哲不能爽鬼神莫由避況臣鄙槃早盈陋才久溢第超庶后禮絕羣班仰

賁東序之賓乎參北宮之政窮盈極滿於斯爲甚鑒茲隆
杼淵冰非譬所以坐洞房而不悟下輕帷而嘆息也古之
馭教嘗有道焉量能而受賞擬智而錫位深乃裂組遠故
分珪前人以爲稱首昔賢以爲美詠自非上德橫乎天地
高績格於區宇烈響馥於一時茂名鬱乎當世者豈有降
今日而莫先哉臣叟蒙殊寄六稔遂交及荷總任二耀忽
周未能塞謗生民獲免僮訟何盛勳之足題詎深烈之可
銘乎而因委忝濫踰游倫等朱軒躍馬光出電入貂冠紫
綬寵靄霞熠闕宗奉國猶非報殉方將身侍鑾華雪齊爵
之侵地手執羈靮驚燕趙之遠郊然後追迹范張濯纓紛
射臣之志也華爵盛典非所敢寗伏熠古巡將流聖察無
使匹槊血誠不詠於璿扆宏芬英猷遂藏於里聽豈伊庸
臣獨蒙其庇亦日海閈咸被其利

江文通爲蕭驃騎讓太尉增封第二表

臣某言以鉉司崇貴袞位淵嚴非德非功無忝無溢故晳魏鼎消舒衷仰謁不能曲流慈炤遂乃徒洽恩獎周覽未交靈衮以懼臣歷古沿途循遠訪縉未嘗不麗選袞台妙簡徽采者也昔鄭之賢威曹蕭之勳彦與鄭之盛功王鎮之素業孔明之居蜀茂宏之在晉僉曰伊人是以處無儒色臣官逢昌世運漸時明頻煩紫渥綢繆帝命身薄施厚感屬愈深遂負機絕之託猥集衡梁之任風猷不樹撥亂弭豈無以式遏寇兆載難姦萌致虹沴阻於上京蜺妖扇於下國實賴藩伯勒旅侯甸入守攙搶旬始絪緼霧卷役皇道威稜之由神縱昭昌之効臣豈有探賾察幽之智攻城野戰之力哉今逝雖小功事貽大賞愧寵終朝悲遊流夜咎此勵弱何以任忝伏惟淮泗猶梗趙魏未賓中原久

蕪神州方翦思樂盛歎願厲聲須將陪雲驂以北狩扈輈服以濟卹乃爲少雪甫誠徹謝天眷耳寧容遽竊茂爵輕須鴻名者乎伏願聖澤遐覃賜以矜宥需焉垂仁穆然惠德亟新旦亮慊志乃滿雖蹈疵戾猶深抃躍

江文通爲蕭公讓九錫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属心罄辭寫情畢議聊望神藻鑒見丹襟而帝閽以秘綸誥方明中外卷容左右軫慮臣以爲麗天秉經君上之彝憲儀地執辭臣下之恒軌故皇極載凝庶士交慎昔者亟聚劾官裁居炎冥之職義叔能任方掌日月之序至乎御龍勤夏禾闕冠俗之爵大彭翼商豈見超世之典以古先哲后如茲之慎實也臣乃謬貽國寄志在靖難若夫野戰虹蜺伏順者易爲威城攻蝕地㳺國者興必全雲氣薄蝕下民咸貴更明恃險與馬舟中皆可與議故

昌邑有歸郎吳楚無旋師斯激芬揚蕤物同其幸焚惡去
醜也共其庇實爲仰憑俯順之効臣亦何力之有焉竊謂
祿爲十郡必俟禹迹之勤錫以九命乃須周公之美況臣
綮不鑿而器重元珪越裳未獻而賦擬于乘京關藏其崇
貴緻服知其柔冒銳前修而懋形覿存德而聳慮畏崖之
請取譬深水審量之淅星熠燉景伏願陛下遠牽雄範近
覽英規憑霞停詔臨風輟思豈伊愚臣方被昌化且月遺
振歲蒙其賴

羲千里謝武帝啟

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荑枯未擬掘衣
聚足蹎狽不勝臣逼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調
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
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鄺邑方構有崇俟之伐未

有綴憲於斯戮之人縣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技心濺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鶴直木故無結緩彈冠徒藉羽儀易與就仕任乏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捲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徇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闇迫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所淸[illegible][illegible]後至者斬臣卅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宏承解綱之宥猶當降等薪槊遂乃頓釋鉗赭歛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旣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

陶宏景解官表

臣聞堯風冲天頌暘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餐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留業學非得祿恒思懸罄家闕孤耕壟下席月澗門橫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邱壑今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關故鄉就望睠言與念臨波瀉淚臣舟楫已逕無緣躬詣不任攀戀之誠謹奉表以聞

王僧孺奉府牋

下官不能遊滯山岡而王冠李下既貽乖爭方致嚴繩解籙取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傳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慚袪服取亂長裾高揖相望直房坐右長階如晝獨坐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邈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詛襍賜俱首不足以報一

言露胆披款何能以謝慶顧等能尉羅裁舉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尊仍墜一辭九皖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跳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爲群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北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綆縻

王僧孺爲韋雍州致仕表

一旦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捧待翼陸離蟬組照灼旂旗及服推轂執珪奉酎變狄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況復還周紐其六印跗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墉高器覆危傾入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迢遞齒截漏迫鐘鳴崦舂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菌蟪夕陰倏駛無幾檟蕣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俯濠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鐘鼓儻帷蓋未覩東岳稍駐擊壤鼓

服其賜猶多

沈初明為陳太傅讓表

奏六代之舞不能祚天與百神之歌無以動聖延首當闇轉增危慄百川沸騰王室如燬釋位同謀諸侯總至盟書會府餘臣一人若使帽巾衡巷口絕乎吳朝遊赤松蔣過濟北出就侯服入灑龍章則四野有壘誰守社稷如其雄戟在前強弩自衛負孺子之圖飾絲鴻之鼎軍威重于護將國禮貴于寒門則臣道尚卑執云非偪臣所以出謝公卿入訓妻子拜長陵之園謁太祖之廟不以九族違恩義不以百姓負國家所期陛下與北極同壽朝廷與南山同固

庾子山為閻將軍乞致仕表

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膳則二珍衣稱

形制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太祖文皇帝扶危濟難奄有關河臣實無堪中涓從事自洛食風靡河梁旗鼓華陰有白馬之兵河曲有黃沙之陣臣雖用命不能奇策功薄賞厚因人成事恩澤年表常以愧心伸遂周朝以揖讓登庸謳歌受命主貴臣遷頻煩榮寵三槐以鑄鼎象物知其神姦五等以桓圭飾瑞守其宗臣以何德兼而有之況復水土之職王梁以應讖受徵兵戈之玉韓信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當今四海求第三方鼎峙陛下勞心之日群公展效之秋而臣甲子既多耄年又及無參賓客之事謬遂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紊彝典負乘致寇從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菁華已竭雖復廉頗强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爲役榮啟期之樂適足自怡燭之武之言無能爲也特

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若
臣北陵移病東皋歸老山河茅社一反司勲公侯圭璧還
付典瑞則朝無冒位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希
東序之榮周朝如荼豈望西郊之禮但瞻仰天威方違咫
尺徘徊城闕私增悽戀不任知止之情
江總持爲陳六宮謝章
恭膺禮命湛集丹樓之顏拜奉曲私恐紫翟羽之色爵官
夜火伯媛雖驚班伃齊游貞婺何懼豈期日月臨影風雲
瀉潤遂復位崇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丹幹耀采何以
弼佐王風克柔陰化兢惶並集追想流荇之詩衛遙相并
遂失鳴環之節
江總持爲陳六宮謝表
鷄鳴晨啟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袿香飄

霧縠嫣纖豔粉無情掛鏡愁縈巧黛息意臨牕妾聞漢水廝珠人間絕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悚戴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

教令所頒亦謂之檄非止用之軍旅也其體與移文相類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

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
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
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
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
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
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
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
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
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
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
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特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
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
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遺

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惟毋忽也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

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埽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衂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兖州刺史被以虎文奬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

弱技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
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
無德於兖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虜
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
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
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
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
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
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
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
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
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
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

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
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
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
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
機陷是以兖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
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
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
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
瓚强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
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
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
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
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

軍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痍人爲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

拔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戸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

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譬猶
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
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
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
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
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强矣及其抗
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
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掘强猖猾始亂自以兵彊國
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
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巳陷其胸何則天威不
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
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跱彊如二
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

特起鵰覩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遂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師涉隴則建約梟夷旍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樸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四海兵不鈍鋒

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
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啟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
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
校爲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
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奴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
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順逆之分不得不然夫
鷙鳥之擊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
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
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
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
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
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
吳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

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繆尚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太守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律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邱山之功享

不營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
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
漂流與燼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
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
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
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
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
同讐棄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
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夫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
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
繡砥礪淸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修明皆宜
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
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

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宏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

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鍾士季檄蜀文

檄豫州最壯駭而詞懇以支檄吳嘽緩如不欲戰皆中有戒心也魏蜀强弱形見故言之磊落獨得文誥體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

有苗周武有散錢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決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鴆毒懷祿

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幸賴宏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光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矣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魏伯起爲東魏檄梁文

此據文苑英華錄北史慕容紹宗檄梁文其詞與此相出入彼似整勁此則序事較密

觀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建之以邦

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二宇宙所以總一雖五運相
推百王革命此道之所一作行執之能政云一作執能易而皇家承
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
以止訟舞干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元功潛運至德旁
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
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而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
之會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用申遣沂川陸同光亭徼息
薪走之勞屯戍無遁卒之變雖嘉謨長算爰自我始而罷
兵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本無諸業乃托道於人間遂
乾没於世上嗚呼於爾朱之門鎮守於晉泰之口曾無爲
主之識詎有掌旅之智既而投命蒗旗歸身幕府殊異羅
崙有類丁公時逢寛政得免大戮祓其瑕垢收其力用預
在行伍參跡驅馳及泰隨遣誅翦[illegible]經略以河南是空虛

之地漢陽非兵職之衛薄存犄角可示旗鼓豈資實効耆
以遊聲爪牙備勒崙維景任總兵絲旅則有司存而愚禍
有積驕憤遂甚廢犯軍紀自生疑貳禍心潛搆翻成亂階
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烝慈母似脫屣
棄龍弟如遺芥龍鍾稚子痛苦成行嬖彼諸姬破亡爲伍
滅伯脊之婉轉慕羨兒之爽言不與猳虎同仁而共豺貍
等惡及遠託關隴依憑姦興逆王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
弟之親附其倒懸仰人鼻息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
慮躬擐干戈數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
統御一作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熱圖身讒言浮說抑可知矣
叛竪投命黃將擇音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
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實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
禮其能國乎亦旣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

四民樂業百靈効祉故丞相材標國楨道潤時雨義冠伊霍勳蓋桓文大君立德世功世嗣作民舟楫爲國棟梁内外齊心上下同德蛟騰虎嘯風生雲起摩日則車懸轄舍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於胷中運天下於掌内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曲彼既連結姦惡斷絶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刎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鄙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是以授乘麾旄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衝僞主信納亡叛含怒作色如赴私讐意存濺血義不旋踵攻戰之利實若有神徵兵聚衆依山傍水舉螳蜋之斧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其鋒刃暫接使已亡戟

棄戈士崩瓦解貞陽以從獮一作子之親爲戎首之任非獨
但一作力屈道窮亦將無路還蜀兼亦復一作挾子垂翅俱在
籠樊將士以昧鬭之心爲助亂之事皆掬指舟中衿甲鼓
下同宗異姓纍纍相望曲直旣殊强弱不等父出子孤自
取其敗遂卜悛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卽異獲
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食鉤吻以療饑飲鴆毒
以救渴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旣往之難逝猶將來
之可追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啟萬家
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
亦可見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
其時堪乘便旣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
然則摧堅强者難爲功拉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
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烏合之師

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強不掉狠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還臺延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漢江（江一作黄）士子荊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鋒鏑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其短以少爲名反覆山淵顛倒冠屨射爵論功盪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荒民流禮崩樂壞改換朝章變易官品雖世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以用捨乖方立廢失所矯情動衆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內恣鳴靡外逞殘賊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恃浮（浮一作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強弩衝城

長戟指關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何能踞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危我乘其弊方使高旗舒佈長轂啟行迅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群風飄雲動星羅海逝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猶爲岸上之虎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將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荊棘生建業之宮麋鹿遊姑蘇之館但恐兵車之所轥轢劍騎之所蹈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面縛銜璧肉袒牽羊歸欵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掃席相待必以楚材將爲晉用固乃喜得其度實自剏獲士衡卽援客卿之族將加驃騎之號斯蓋壯士封侯之日大夫立節之秋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先事預懷有如皎日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

逆至待論沒一旦暴骨草莽流血成川猶且不悟噬臍何
及故宜往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共申省
江支通討沈攸之尚書符
侍御史大夫尊冠賤屈君臣斯位愛順惡逆成敗可曉未
有濫淩我江郊侵軼我河縣而不流魂漂骨丹宗血祀者
也沈攸之寂寥無聞逃自甲卒邀我百戰之軍乘彼一捷
之幸鑄山裂地組紫要金擁旗藩伯便無北面之禮受符
方屏卽有專征之數貧其賦深斂壽彼南郢枉墨矯繩害著
西荆鬼怪其性故從始而遂終狠戾其志乃沿少而得老
山陵不奔移殃爲慶踐祚無賀按劍稱兵遂乃關馳逆書
亭焰妖火此而可賒孰不可宥今遣陳承叔彭文之等敢
勁三萬前驅電躍呂安國任侯伯垣崇祖曹虎頭等樓艫
五萬射蛟中流苟元賓郭文孝程隱儁等輕舸二萬高旗

蔽日周盤龍張文嘉薛道淵等鐵馬五千龍驤後陣凡此諸師莫不氣薄日月精變虹蜺或飲羽石梁或超踰亭樓索鐵拔距孤視口旅顧眄則前後生風喑嗚則左右激電然後變戎薄臨驍虎百萬六軍徐軌五輅遲旆丹艫發焰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鞍成岳漁陽黑騎沿鐵為雲于是高山與深谷共湮紫芝之與白艾同滅不亦惜乎符至之日幸加三省其驅逼寢手之人鋒陣塢壁之主若有投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賞不示私斬祛射袂唯功是與購募之科具列如上信如白水皦然無二臺明詳旨飛火普加宣下文書千里馳驛

王子淵移金馬碧雞

持節使者敬移南崖金精神馬彩彩碧雞處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

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兮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劉子駿移太常博士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

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迺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

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此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此廼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竇周公讓隗囂書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戹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于國無疑之誠

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于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議爲横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走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强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于衆何如棄子徼功于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于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耻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于難是使積痾不得

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闇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梁簡文帝答穰城求和移文

屬彼數及侮亡運遘瓦解不言水圖寔驗地凶飛絮雨粟還符天怪故淪俗駭崩遺黎南請所以皇略北征事同拯溺愍百姓之未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襁負掃地來王而向化之黨忽覽今移咸以陶茲禮樂重覩衣冠已變伊川之髮兼削呼韓之衽寧當生入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我求蒙行人遠屆寔亦勞止想近察時機遠詳圖緯早去中原遽反桑梓旋地脈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三姓二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達元象將恐衛將之師復有狼居之戰應侯之討更覩陰山之哭

庾子山又移齊河陽執事文

周天和四年十一月十日陝州總管長史梁昕移齊河陽執事自拭玉繼書通關去傳寔謂上方銷劍山陽息馬邇茲襲寇或慢重扃屬故司疆陰行善盜君一臣二上穆下乖國家以邊鄙心搖須固備守大司馬齊國公天子介弟中軍元帥駕馭孫吳驅馳貔虎舉因農隙義異城郎師巡我境曾非及郵綿載之畢前旗已廻彼國兵馬不防殿後餘塵遂至相接建旌壘上未及五申安鄴城傍先驚七伏嵩嵓鋒刃或膏原野所獲彼將夏州刺史梁老首領今以相還尸鄉不遠無令久客馬驢甲兵具條相勒封人宜依領納宿無闕志不獲交綏致此埃塵誰階其咎故移

駢體文鈔卷十八　　彈劾類

王子贛劾匡衡張譚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埶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向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于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

奴入殿中閤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憮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陽方正奏罷鴻都文學

伏承有詔勑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拔松覽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

鍾元常上漢獻帝自劾書

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笑科條事當推劾檢寔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顒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廷隳

恭使命按傷爪牙而固誕廹吏民拒幾連月令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凶赫罪一由蘇咸刑罰弱又蘇久病不任所職非蘇大臣當所宜為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為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廢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跣伏須罪誅

劉大連劾周筵劉允李匡奏

古之為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得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為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

枉未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諠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為征軍以乏軍興論于理為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于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以應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允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于黃泉嗟歎甚于杞梁血妖過于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為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

任彥昇彈蕭穎達疏

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貪而厲俗悖此薄夫况乎伐氷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服謹按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飽肆之求魚飧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臣斯在陛下宏惜勳良每爲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侯還第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王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暫擾疆埸王師薄伐

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兖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

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淮

移歲月彼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

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

恭守北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

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啟土而已哉

寶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

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

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

虧衂顯揚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

臣謹按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

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遊茲多幸指蹤非擬獲

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檐裁弛鐘鼎遽列和戎莫

故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畧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宏廟算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歎戢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任彥昇奏彈劉整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氾毓

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爲
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齊故西陽內史劉寅
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
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
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逡婢緑草私
貨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
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
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
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便打息逡整
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范屋中高聲大罵奴采音舉手
査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
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
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

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逡其奴當伯先
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
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
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婢奴唯餘婢綠
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贖衆整意貪得當
伯推綠草與逡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
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
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
屬息逡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
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
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
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
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

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逡道
是釆音所偷整開聲仍打逡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毋子
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釆音及奴敎子楚玉
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毋子左右整語釆音其道汝偷車
杖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
杖龍牽實非釆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云二月
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釆音所偷苟奴與郎
逡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釆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
登時欲捉取逡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
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
釆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敎子列稱被
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與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
議整若輙略兄子逡分前婢貨賣及奴敎子等私使若無

官令輙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絓應洗之源委之獄官
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璧即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
臣劉璧閭閻闒茸名教所絶值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惡
積釁稔覩舊側目理絶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
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
嘗之深心唯傚文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璧之撫
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稀帷交質人之無情
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
事免璧所除官輙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
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
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宗元饒劾陳哀奏

臣聞建旗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
是肆徵賦無厭天網雖疏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
合州刺史臣裒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
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剋復物佇
仁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
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
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
愧王沈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實以嚴科實惟
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裒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
選左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

沈休文奏彈王源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
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

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廝庶販鬻祖曾以為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樂郤之家前緒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結禰以行箕帚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宏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扆興言思清微俗者也臣實儒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托姻結惟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

云是高平舊族寵舊亂胄家計溫足見託爲息鸞覓婚王
源見告窮盡郎索璋之簿閥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
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
錢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
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
朝亂嗣殄没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于
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
爲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
允玆簡裁源即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
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
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
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
蔑祖辱親於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

比屋宜殯以明科㸃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蘂華心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劉士章彈賈執傅湛文

長兼御史中丞劉孝儀稽首言南康嗣王府行參軍知譜事賈執與前中書舍人傅湛在王座飲酒時上不安人從臺還聖體已和湛乃揚眉瞋目謂執曰卿念天子我不見關出悖慢言語遂及於上共執忿諍湛昔經殺牛誤父自殺近效殘貪賄賂狼籍特逢解網宥其餘命自被棄廢尤懷怨憤謗訕不遜謹按前兼通事舍人臣傅湛才薄緒遷特荷抽擢自預左右頻蹈極刑抑對樵書累逢闕過未聞報効反懷恚憤聖體不安臣下憂懼而湛敢生怨望輕肆

慢辭醜爭及父心無愛敬戲語連上罪同悖逆未央馬痩
不視廐令之忠甘泉道燕遼見扶風之罪宜其狗乎東市
尸彼掖門南康嗣王府參軍臣賈執始聞湛語初無逐雀
之心末因忿遂顯懷鳩之逆雖迹似折姦意由肆憾惡
慢于人自彰殘醜見辱父子已會季倫之辭爭及其父復
入梁蚡之歎是使王嬙悲于連衆累要喜于得用太子舍
人始興藩王臣蕭數幸因社祚爵預藩屏而散金失所設
醴乖人雅容之賓未游于雕苑號怒之客日醉于雷池致
使博徒鄙拙慢辭盈路醜顏受辱曾無發糾並恕伯厚之
心俱鳴路粹之責臣等參議請以見事依法免縠所居官
解執知詔事請議貶黜付之鄉論不得廝預官流刺尚施
行輒不禁止

駢體文鈔卷十八

合河康氏刻梓家塾